

台湾欧阳剑作品集

龍虎爭霸

下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第一二章

酒不醉人，人自醉！林雪兰三杯下肚，居然就醉了，她心中奇怪之极，强作精神看着南宫玉，道：“玉哥我怎么快就醉了？”

南宫玉也正觉酒力逼人，闻言一怔，不由自主地运气察看，只觉腹中隐痛令他真气不由地散了，心下大惊，但他却依然平静地道：“没事，想是你喝得多！”

“我喝得不多呀！”林雪兰娇嗔道。倏地她身形一闪，剑光匹练而出。

一剑刺穿了房门，血从洞里渗入！

猛然间，门窗在一刹那间便土崩瓦解，刀光闪烁间，林雪兰已然动弹不得。

至少有两柄乌刀架在她的脖子上，持刀之人竟是她的近身卫士“血魂五煞”中的两人！

另外三人的刀已然搁在南宫玉肩上。

林雪兰又惊又怒，喝道：“大胆！你们怎敢如此无礼？”

“嘿嘿……”一阵阴笑传来，房中涌进数人，为首一人，林雪兰认得是本门五位长老之首“天毒魔刀”冷锋。

冷锋一敛笑声，道：“你与本门大敌勾结，置本门无数死难的弟兄于不顾，咱们五位长老会同五位旗主商量过了，废了你这个门主，另立新门主！”

“放肆！”林雪兰怒叱道：“冷长老，你竟敢犯上作乱！你该清楚该受何处罚！”

冷锋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门主还是省省吧！此事连副门主都同意，念你也为本门操持了几年，便只将你武功废去！”

林雪兰气得说不出话来，眼见房中自己的属下个个看自己的目光都无善意，已然明白回天无力了，只是她这却连累了南宫玉。

想着不由地向南宫玉望去，却见他闻目坐在那儿，对脖颈上的刀锋毫不经意似的。

林雪兰掉头对冷锋道：“好，冷长老，你们对本座不满，那是本门中的事，这就请你放过南宫玉！”

冷锋闻言，不由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想是糊涂了。南宫玉是本门大敌，咱们因为他才要废了你，如今他总算落到咱们手里，又岂能轻易放过？咱们正要拿他祭奠死去的弟兄。”

林雪兰急怒攻心，却也无可奈何，道：“你到底做了什么手脚？”

冷锋看了一眼两个阶下囚，道：“老夫是天毒魔刀，以南宫玉那样的武功，你想我会做什么手脚？老夫在你的酒中放的不过是‘百日醉’，但在南宫玉酒中却是‘七煞夺魂散’，中了此毒之人是不能够妄动真气的，否则只会加速毒性发作，绝的便是此毒老夫至今未研制出解药来！”

林雪兰闻言，不由一阵晕弦，道：“玉哥，我害你了！”

冷锋道：“敢情你们关系还真不赖！咱们做你的属下，却从来未见过你的真容，点得今日便要大炮眼福！”

“福”一才出口，手中刀锋一挑，已然将林雪兰面上白纱挑落，顿时满屋子为之一亮。

所有人都看呆了，他们虽从门主的体态上猜出门主是个美人，却绝料不到竟然有这样绝世容颜。

他们都见过凤潇潇，也以心底觉得凤潇潇是自己一生中所见最美的女人，是人间绝色！

可今日才明白什么叫做无独有偶，他们这位前任门主的绝代风华竟丝毫不逊于凤潇潇。

冷锋怔了良久，才道：“想不到你竟有如此绝色，老夫都为你动心了。”

说着，眼睛上眨不眨地盯着林雪兰。

林雪兰已知不妙，看到南宫玉仍在闭目而坐，心中一痛，道：“你想怎样？”

冷锋一怔，看看林雪兰，又看看南宫玉，道：“老夫要你嫁给我！”

此话一出，不仅林雪兰大是吃惊，便是另外四位长老也诧异至极，要知冷锋一向不近女色，从来都是个木头一般，可今日一见林雪兰绝世风采，居然也动了心。

林雪兰想了半晌，道：“要我嫁你也行，只是你要放了南宫玉！”

南宫玉只听得心头一颤，但他此刻运功逼毒正是紧要关头，却是不敢开口说话，散了真气。

冷锋闻言心头一喜，看看南宫玉，道：“也好，只盼你说话算话！我可以放了南宫玉！”

“冷长老！”几位长老闻言，齐齐惊呼。

林雪兰道：“你说话当真？”

“当然是字出即行！”冷锋得意地道，“我放了南宫玉，可是却没有解药给他！”

“冷长老，好说！”已有人明白了冷锋的意思，敢请冷锋做个顺水人情，既没有饶了南宫玉，又娶了林雪兰。

林雪兰这才明白又上一当，南宫玉身中剧毒，没有解药，只有死路一条，就算现在冷锋放了他也丝毫改变不了这结局。

南宫玉便在此刻道：

“既然如此，冷长老该放了在下才是。”

冷锋道：“好说！你们放了他……”边说边向南有玉瞧来，正遇见南宫玉的目光，不由吃了一惊，话也断了。

敢情南宫玉又目精芒毕露。丝毫不像中毒的模样。

“血魔五煞”此时已将刀撤了开去。

冷锋急道：“别放他！”

“你不觉得晚了么？”南宫玉冷笑声中，光芒激射，身侧已然多了三个尸体。

林雪兰只瞧得一呆，乌芒又闪，“血魔五煞”的所余两人也倒在林雪兰身旁。

冷锋见机不妙，身形已然掠出房屋，而另几名长老却要南宫玉冲来。

南宫玉身形急闪，一把抱起林雪兰，冲出窗子。

林雪兰给南宫玉抱在怀中急驰而去，心中说不出幸福。

奔了良久，猛然间南宫玉一个踉跄栽倒在地，林雪兰挣扎

爬起。

只见南宫玉全是汗水。林雪兰除掉南宫玉的蒙面巾，便见他嘴角已溢出鲜血来。

南宫玉淡然一笑，道：“看来我是难逃此劫了。”

林雪兰急道：“你适才是怎么回事？中了此毒不能妄动真气，你……”

南宫玉道：“我已将毒逼至左臂，这才能动真气，不想这毒如此厉害，到了此处，又蔓延开来了。”

林雪兰急道：“那怎么办？还能控制得住么？你一定要控制住啊！”

南宫玉四下望望，道：“雪兰，别着急！你扶我去那边的庙中，且让我试试！”

林雪兰闻言，忙扶起南宫玉奔到庙中。

敢情这是座荒废了的山神庙而已，林雪兰扶了南宫玉坐好，道：“玉哥，要我帮忙么？”

南宫玉摇摇头，道：“对了，你不是中了‘百日醉’么？怎么……”

林雪兰道：“冷锋百密一疏，他哪知道我早就备有这种解药了，所以感到不对时便服下了解药，因此没事了，你真的不用我帮忙？”

南宫玉道：“当然，你只要为我护法就行，我想我还能支持得了！”

林雪兰含泪点头，出了庙门。

等她四处查看回来，只见南宫玉已然入定，浑身笼罩在……

团白雾之中。

林雪兰焦急地等待着，她一会走过来，一会走过去，一会儿又站起来。一会儿又坐下去！

正焦急间，门外传来脚步之声，林雪兰一惊，正要迎出。一个叫花子已然出现在门口，猛见庙中情形，不由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们……是什么人！”

叫花子这才注意到林雪兰的面貌，呆呆看了半晌，道：“你……我是叫花啊！这里是我住的，你别……别抢我的呀！”

叫花子盯了南宫玉一眼，道：“外面那么冷我怎受得了？先让我在这呆着，也不碍你们的事！”

林雪兰盯着叫花子，见他果然衣不蔽体，便道：“也好，你到那边去！”说着一指墙角。

叫花子应着，一步步向那边走过去，当他走到离南宫玉最近的地方，倏地林雪兰一剑刺来，已然指在他的咽喉！

叫花子惊道：“哎呀！你……你要做什么？”

林雪兰剑尖闪动，已然点了叫花子穴道，道：“好小子，险些被你瞒住！”剑尖一掉，挑去那件上衣，但见他腰间藏着一柄利刃，他的手正按在刀柄上。

林雪兰冷冷道：“就你这点伎俩也想瞒得过本座，也不想我是做什么的、你怎么会追到这里来的？”

叫花子顿时换了副神情，道：“不错，在下一时不慎露了行迹，冷长老已然算到南宫玉不过是运气、毒性此刻已发作，果不其然。只可惜我只有一人。”

林雪兰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好得很！你也叛我，我又岂能饶

你。”话音中，长剑一送，顿时在叫花子咽喉上扎出个血洞。

林雪兰收剑入怀，转过身来，但见南宫玉身周的白雾全都散去了，嘴里又溢出鲜血来。

她不由地泪水盈盈落下，道：“玉哥，你若无救，雪兰就陪你一起去，在天愿做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！”

南宫玉身形猛然一震，睁开眼来道：“你何苦如此呢！”

“啊！玉哥，你……你怎样了？”林雪兰急上前问道，关切之情溢于言表。

南宫玉心中一动，道：“我没事了，你放心吧！”

“真的？”林雪兰惊喜之余，又有些不信地道：“你真的已好了？这毒可是没有解药的。”

南宫玉不以为然道：“没事了，我的功力极高，《奇经秘笈》上又有运功解毒的法子，我当然没事了。”说着一跃而起，道：“你瞧，没事了吧？”

林雪兰叹了口气道：“那我真的放心了！”

南宫玉道：“好啦！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我们快走吧！”

两人匆匆而去。

从天明入夜，他们已到了扬州城，并已找了客栈住下。

林雪兰心里总是有种不祥的感觉，总觉得有些不对，可哪里不对又说不上来。

追一段，便觉不对，扬声道：“玉哥，你站住！”

南宫玉心头一震，他实在未料到林雪兰会迫来，他打算悄然离去。别连累了她，自己已经不治，终究难免一死，若是林雪兰痴情之下，舍命相随，他如何对得起她呢？

的！我不说那些不吉利的话！”

林雪兰面上一红，道：“玉哥，冷锋于这一路之上必不放过咱们，你我这样都太引人注目，只有乔装改扮了。”

南宫玉道：“怎么做？对于乔装我是一窍不通，全靠你了！”

林雪兰道：“这好办，体就听我的吧！我们扮什么呢？不好就扮作一对老夫妻吧！”

南宫玉道：“怎么样都行，我听你的。”

林雪兰倏地脸色通红，她脱口而出扮对老夫妻，这时才觉得有些不对了，幸好南宫玉没有察觉。

林雪兰看看天色，道：“咱们回客栈，明儿一早就出发。”



长路漫漫，但南宫玉与林雪兰这一路行来，因为乔装改扮，因而也没有人注意这对老夫妻，是故倒也逍遥。

这一日也快到山海关了，南宫玉与林雪兰雇了辆马车，这更易隐藏形迹了。

马车正行间，便听蹄声阵阵，数匹快马疾驰而过，转眼又有数匹快马驰过，每次都在这马车旁略停了停。

南宫玉何等样人，虽未看到却也听出来了。

“雪兰，咱们形迹只怕暴露了！”

林雪兰有些不信地道：“不会吧？咱们一直小心，怎会露了行藏呢？”

话音未落，忽听箭羽破空之声，数支火箭已然射在那马车

好的！就算……就算治不好，我也要守着你，我绝不能让你落入冷锋手里！”

南宫玉淡然一笑，道：“这……你何苦如此？我一个将死之人，你守着只能连累了你……”

“玉哥，”林雪兰道，“你明白，除非我死否则我绝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你的！”

南宫玉望着这个痴情对自己的红颜，心中万般滋味涌来，道：“雪兰，我欠你的今生今世是还不清了！”

林雪兰道：“我想起一个人，也许他能治你的伤也不一定呢！”

南宫玉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林雪兰道：“我曾听师父提到过，说是当今江湖中医道高手当属‘游戏鬼’不死医，但若论到疗毒圣手，则是长白山的‘天池医隐’！”

南宫玉道：“游神戏鬼不死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等闲之辈是见不着的，这天池医隐我倒没有听说过，想来他是住在长白山天池附近的！”

林雪兰道：“是的！那咱们就去长白山吧！”

南宫玉一叹，道：“前路危机四伏，只怕我是赶不到长白山，就一命呜呼了！”

“不会的！”林雪兰一急，伸手堵住南宫玉的嘴，道：“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，你会支持的，咱仍一定可以找到天池医隐的。”

南宫玉伸手抓下林雪兰的手，道：“好吧！咱们可以找到

当听到林雪兰的呼喊，不仅没有慢下来，反而更加快了脚步！

“南宫玉！你站住！否则我便一死……”林雪兰一急之下说道。

南宫玉一惊，停下来，转过身来。

林雪兰见他停下，不由大喜，急急奔了过来，道：“你……为什么要丢下我？你老实告诉我，那毒伤真的，治愈了？”

南宫玉咬咬牙，道：“不错，是治愈了！”

林雪兰道：“那么你将我一个人丢下，是何缘故？你……你就算不喜欢我，也不该这样不告而别！你让我走，我自然会走！我也是清清白白的女孩家，为你与本门决裂，你这样做让我如何自处？有我一片真心对你，却被这般作践，好，你走啊！走啊！”

南宫玉心头触动，叹声道：“雪兰，我不是要将你丢下的，只是我……唉……我不可……”林雪兰道：“我明白，你不喜欢我！可是我愿跟随你、侍候你，只要依不嫌弃……”

“你误会了，”南宫玉道：“我其实……其实是担心连累你，我的毒伤根本就没好！我骗你的！只希望你能好好地活着，我不想让你受我拖累呀！”

林雪兰怔怔地听着，泪水在眼眶中滚动着，倏地扬脸道：

“玉哥，对不起！我……错怪你了！我……”

南宫玉道：“别这样！这不能怪你，只是你要听话，你走吧！离开我。”

“不！”林雪兰道，“不！我绝不离开你！你的毒伤会治

上，直吓得马车夫急忙勒住马跳下车来逃生去了。

火势迅速蔓延。南宫玉冷冷道：“好毒辣的手段！”

说着便拉林雪兰窜出了马车。

才一离开马车，便见无数的箭羽射至，林雪兰急忙挥剑抵挡。

南宫玉拉着林雪兰奔到一处崖下，敌人也不在放箭了。

蓦地，马蹄声大作，听声音少说也有数百骑。

敌人设伏于此，显然准备已久，若只有林雪兰一人抵抗，势必喋血此处，若南宫玉挤死抵抗，虽则暂保性命，可南宫玉的毒伤势必引发，那就等不及赶到长白山了。

南宫玉倏地将林雪兰的手拉过来，紧紧一握，道：“雪兰，咱们并肩杀敌！”

就这一句话已令林雪兰热血上涌，泪水也止不住滴落下来，她使劲地点点头。

这会功夫，马队已然到了他们面前。

南宫玉诧然了，道：“雪兰，这怎么会是‘天阳帮’的旗呢？”

马队旌旗鲜明，正中天阳帮的云旗，当先一面大旗上还是一个斗大的铁字，正代表着旗主铁云。

铁云带马上前，道：“南宫玉，你想不到会落下今日这个地步吧？”

南宫玉与林雪兰执手上前，道：“怎么会是你们呢？”

铁云道：“如今天下谁不知你南宫玉已是身中‘毒刀门’的剧毒，时候不长，今日教本帮迫到，正可一报连毁十七分

舵的大仇！”

铁云猛然执起手中的金刀，大喊道：“云旗的兄弟门，为死难弟兄报仇的时候到了，给我杀！”

杀声震天，马队竟纵马朝南宫玉与林雪兰冲来。

南宫玉喊声“靠紧我！”话音未落，一道乌芒横扫而出，剑气啸空，两人飞身而去。

剑气开道，血肉横飞，没有人能够挡得住。挡者死，避者生！

可是，竟没有人避，数百人宛如一个整体，紧紧将南宫玉与林雪兰围住。

人不断地死，可是缺口始终没有打开。

南宫玉蓦地一咬牙，长啸一声，乌芒暴涨，狂泻而出。

这是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一招！天地为之变色，山河为之动容。

“飞雨流花血作河！”

南宫玉生平这是第二次使出，第一次在金陵，“溶月堡”一百八十名黄衣武士于瞬间从这个世界消失。

今日，这灭绝人寰的杀招又出现世间了。

所有的声音于一刹那止息，像被魔鬼突然扼住了咽喉。

雨水狂泻而下，像要将积蓄了一冬的压抑于这一刻一半宣泄而出。

殷红的鲜血在上路上冲出一道沟来，血汇流了河，如一条小河渐渐向远方流去。

只有一个人立于天地之间！是林雪兰！

南宫玉倒在她的脚边。

久久，林雪兰才从梦境中惊醒，她急急扶起南宫玉，这会南宫玉已然气息微弱了。

“玉哥，玉哥……”林雪兰急唤道。忙又以掌贴在南宫玉后心，将自身内力传了过去。

良久，南宫玉悠悠醒转，看到林雪兰，道：“雪兰，我怕是不行了。”

林雪兰忙道：“不！你行的！你不会死的，不会的……”说到后面，声音已变样了。

南宫玉抬起手来，轻轻地拭去她脸上的泪水，道：“雪兰，我拜托你一件事！你一定要答应我！”

“什么事？我一定答应你！”

南宫玉道：“我这次重出江湖是为了两个人，一是文文，她已经先我而去了！一个是欧阳雪，他当年害了我，以致于我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我未出世的孩子也夭亡了，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，我一定要找到他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！”

“现在，我大动真气毒气已然蔓延全身。我已无力将它逼到一处，很快就会毒气攻心的。雪兰，你如果真爱我，就一定要在我死后替我了却心愿！明白么？”

林雪兰悲不自胜，哭道：“玉哥，我答应你！可是，我们还有希望，只要你有一口气，我也要送你到长白山天池！”

南宫玉黯然长叹道：“老天！你待我南宫玉真是不薄！雪兰这样的好姑娘能当我的红颜知己，我可算不虚此生了！”

林雪兰听得泪水直流，此刻眼见心爱的人的生命渐渐的去，

那种分别的撕裂感猛击在心头，令她不能自己。

南宫玉道：“雪兰，我死后，你……要将我焚化了，将我骨灰送到金陵郊外肖家镇的那个宅中，将我葬在文文身边，那我家！”

林雪兰心头一震，道：“你……你果真这般爱她，我好羡慕她！”

“我一生只爱文文一人！”

这句话是南宫玉说的。此时此刻，林雪兰是真的相信了，可是她不后悔，不后悔将自己的一腔柔情寄于南宫玉的身上。

南宫玉目光渐渐远了，似乎开始寻找另一个世界了。

然而，真的有另一个世界么？

人死后真的都会去那个世界么？那会是个什么样的世界？

会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么？那会是个什么样的世界？

会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么？会有我们这个世界那么多的恩爱情仇么？

林雪兰看着只有一口气在的南宫玉，忽然觉得，世界之大，自己之渺小！

如果南宫玉死去，她能够带着那份失落的感情孤独的活下去么？

林雪兰心中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，她扶起南宫玉，道：“玉哥，我一定要救活你！我们走，我们会赶到长白山的。”

林雪兰背着南宫玉向北驰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数匹快马来到现场，马上的人全都被现场场面的惨烈所震惊！

“南宫玉竟然没死?!”冷锋只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怖袭击心头。

一个中了他七煞夺魂散的人居然能够活到现在,而且还能够妄动真气杀这么多武林高手,他只感到他所面对的不是个人,简直不是个人!

冷锋镇定道:“传令下去,务必做好准备,他们这是出关而去的,让咱们的人切莫露了行迹,务必劫杀成功!”

“是!门主。”

不错,他冷锋已是“毒刀门”门主了。



车声隆隆,纸钱飞舞。

一辆灵车在路上走着,一个少年骑着一匹高头大马,一身披麻带孝,手中不停地挥撒着纸钱。

虽然已是三月了,可在关外仍是朔风劲吹,寒意逼人。

谁也想不到林雪兰会扮成一个扶孝归家的少年,而南宫玉则在那棺木之中。

连日来,林雪兰白日里缓缓而行,天黑后即快马加鞭地赶路。

这日总算已到长白山脚下了。

前面不远便有一处集镇。

小镇很小,统共也就有百来户人家,可客栈、茶楼一应俱全。

也是沾了这条道的缘故。

林雪兰来到镇上唯一的客栈，自然少不了说一番好话，才说通掌柜的肯让他住店，也肯让棺木进店！

林雪兰吩咐人将棺木抬进了她的房中。

关起门来，林雪兰才打开棺盖，见南宫玉醒着，忙道：“玉哥，你……感觉怎样？”

南宫玉道：“雪兰，毒气深入了，我已病入膏肓，只怕等不到见天池医隐了。”

林雪兰却待要说话，候地将棺盖盖好，这边门已然敲响。

林雪兰开了房门，见是店小二，不由地放了心。

店小二道：“大爷，小的给你送茶水来了，你请！”

放下茶水，便即出去，走到门口，反身又来关门，这时又说了一句：“大爷，小心喝茶别烫着了。”说完，关上门退出去。

林雪兰心头猛然一怔。

急步到桌前，打开茶杯，便见杯中有一纸团。

她急急取出殿开，但见上面写着：

“今夜三更大祸将至！小镇上人皆是本门弟子，速离！”

林雪兰猛然一惊，她仔细地想着，这店小二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肯舍命相救，通风报信给她呢？

她猛然一拍额头，道：“你真是聪明过了头了！”敢情她才想到何以露了形迹。

她从山海关出来时，白日里缓行，夜里急行，这样到了白天就突然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地方了。

一般人倒不会觉察，可是“毒刀门”的高手是绝瞒不过的，